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七

九真

陳

陳士傑

宋黃裳演山集承事陳君墓誌銘君諱士傑字英伯高祖

有成之成之有士傑成之治主維於財蓋向佛為善既逝士傑發金千萬
作佛事成先君之志弟妹方幼君撫育而訓之嫁嫁恩義甚厚生業既富
慨然嘆曰有限之生豈可弊於無窮之欲乃舉家事付其弟以恬養性畫
日邀賓朋列樽俎笑歌以自適孝友寬厚樂施與勇為善事喜道人所長
多欣而寡愠鄉黨宗族稱為長者好儒士率子弟從師友應接惟勤不顧
勞費日謂持心如是必有以文學起吾家者子六人詳評証謨諤而詳
果擢第察人情曉吏事年少而寬大有老成人之風予有子歸馬弟士
俊見友甚篤先亡君如失左右晝夜撫棺以慟竟以哀感得疾卒于建
中靖國元年孟春之六日行年五十有四奉議郎王景純以女妻之再娶
其姑之子王氏五女一適縣令梁某二為尼餘皆處子孫一人崇寧二年

三月五日葬於晉江之嵩山。爲之銘曰：致富而身技聞，弗沉於俗好儒，而子推第弗違其欲，往復何憾，嵩山之願。

陳軫

宋劉元成盡言業陳商洛墓銘。府君諱軫字德載，姓陳氏，將作丞贈吏部侍郎諱肅之曾孫尚書郎果贈秘書監諱希古之

孫國子博士致仕諱孝標之子。秘書公歷官州郡，往來東平，樂其土風，自浮陽徙家遂老焉。隱居棲遲，長吏希見，質行孝謹，諸儒皆服。以女歸我皇祖實生先公，積封燕國太夫人。先公早孤，鞠於外祖父諸舅內兄弟，幼學相好，恩敬甚篤。府君舉進士數不中，士操彌勵，鄉評惟允。竇氏積善，慶在魏舒羊公受封，爵加蔡襲，以先公執政恩，授假承務郎，調大名府館陶縣主簿，徙壽州下蔡縣尉，用舉者遷商洛縣令。陸魯望之詞，采老無名第，崔亭伯之行義，身終邑長，建中靖國元年春三月己巳，以疾卒官。享年六十五。歲秋八月壬寅葬郛州須城縣廬泉鄉鄆上里夫人李氏皇州副使藻之女子，男文仲行方忠恕，信臣女嫁張隆禮，張服膺蜀郡家產本無僭侈，武威妻子自操井臼，嗚呼哀哉！前葬諸子哭且曰：鄆上之葬，自我曾大父若祖若從祖凡五，皆先丞相寶銘之死，且不朽，今子不以銘誰當焉者？某孤藐，夢感遺離，多憂傷中，表之淪落，覽遺文而增慕，不敢以辭，乃論火而

高之銘曰倚嗟商洛廉靖自終說無雋永賦有幽通夜壑移舟悲泉
息焉城郭遼海子孫庶杜載形新刻實嗣遺文千古如在德音不泯

陳之顏

宋陳了齋集陳謹常墓誌 延平善士陳之顏字謹常卒
於鸞林葬于合浦慈恩寺之東初崇寧二年二月予自袁

州移竄廬州是年三月過潭州興化寺五月過合浦就拘囚于城中之顏
自鄉里遠來見叔祖之此辱窮餓資米于鸞林得十斛寄合浦其書曰米
至公可餬口之類病恐不得歸又半月僕挈其骨以還予方病瘴癘一慟
失聲因成瘵眩不能再哭慈恩在城外不得親臨其穴葬之日遠望而默
告之曰汝萬里遠來有意也吾骨今誰委乎使汝客死瘴鄉不得歸見老
母蒼由汝叔祖觸禍至深理不生還汝其安穴以待終當與吾骨並遊於
海生死命也汝其天數也
先後時也汝其母德也

陳子真

宋陳了齋集陳子真墓誌銘 子真姓陳氏諱彥默子真
其字也世家洛陽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絃之子

子真好讀書善屬文慕古人奇節不習詩賦大義善談經世大畧慕於詩
工作草字得外家之法嘗謂稽康性懶陸龜蒙號江湖散人慕二人所為

自號順散又喜與釋子游中大公爲淮西使者比丘脩顯適在壽陽子真訪之遂入其室由是喜談出世事若無意世者中大公當用邵思恭薦先及次子彥脩以遂子真之志又三年彥子真入仕授太廟齋郎調泗州臨淮縣主簿歲大飢部使者辟子真管勾賑濟事凡奏請施爲有益於民者多子真之所贊畫也監泗州太聖塔又監河南倉時中大公知陝府子真官滿歸侍下陝有召公甘棠傳說版築老子度闕故事子真即府解擴懷古菴圖此三像于壁謝寶文景溫帥真定辟子真安撫司勾當公事除官制所編修檢討官改門下中書省編脩特旨斷例供檢編類官一年改承事郎局在右司諫廳隸中書後省典領管要官同僚多顯士子真雖以選陞恬不希望進在職凡六年畢恩改宣義郎轉宣德郎用薦者除管勾京西買木場買局於洛陽得往來京師以便於奉親爲樂改通直郎未幾感疾卒崇寧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母蘇氏秘閣校理舜欽之女贈武功郡太君繼母楊氏贈普寧郡太君娶劉氏子男三人孟季皆未冠卒立登仕郎女五人長適曾誦次適滄州節度推官刁綱次適李頌次早卒次適太廟齋郎吳順之誦頌皆士也孫男一人相假承務郎以大觀三年七月十三日葬于河南府緱氏縣唐興柳蔭里黃山之原子真歌詩雄偉

語多警拔有文集二十卷人喜傳誦所與游多名士狀子真之行者李棠
德素也熙寧中中大公爲淮西提刑先公守龍舒某與子真俱在龍舒侍
下數得同爲潛皖之游飲酒賦詩甚適後二十年子備位諫垣子真局在
後省又復款晤未幾子被罪流合浦繼謫靜海復竄天台晚蒙恩宥得訪
廬阜寓居南康去圃田千有餘里而子真之子立遣人來南康求銘子與
子真原善立能竭力營奉勤求不懈義不得辭爲叙而銘之銘曰才氣超
邁文詞華綢誰之不如位不通顯譽望彰著能弗得施老於
抑塞命實制之遺語在編室久必亨永久之賴有子克成

陳君玉

宋楊龜山集陳君玉墓誌銘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其嗣孤經德不逮數千里狀其行

走僕來睢陽乞銘於子子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逮數
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爲之銘君諱某字君玉溫州平陽人也曾祖諱
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爲人剛果有遠
志弛諸子有以學資其費不食其遇人樂易無疎戚之間賓至必爲具盡
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輟橐
掃康不爲後日計留也里俗明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

喪君之母夫人亡樂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奚忍爲是耶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折辱鄙俗常態義方之訓死猶不忘非篤於爲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爲求福田利蓋事將屬續所親有爲屠屠氏者泣涕問所欲對曰庭前柏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次適李氏次適張氏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長適繆氏次適李氏次適張氏其季皆甲子某月某日薨君於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爲恨而君於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况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詩曰天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珠韞匱待價千金時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丘

陳經止

呂東萊雜說溫州人陳經止者崇寧初嘗從伊川先生學當時學者以經止爲一意學聖人者其意不至聖人不已也

陳恢

赤城續志陳恢寧海人字彥廣崇觀間三舍士藏書餘萬卷工古文忠貧獨善鄉人尊之里有爭訟折以義理皆悅服而釋焉

陳戩

建安志陳戩字冲休松溪人大觀三年擢進士第初調肇州教

子博士兼諸王府記室數年不遷事光允潛邸建炎初除戶部員外郎監
察御史隨幸江浙時統制官范瑗先附苗劉以故反側擁兵跋扈公單車
至豫章諭瑗入覲始至其壘瑗整兵列陣而後見且屠剝人以怖戩戩不
爲動宣詔旨瑗偃寨自若戩又諭以禍福且以苗劉覆亡休之瑗遂幡然
從命赴闕入對上喜甚除太常少卿車駕有永嘉之章戩上疏論兵將用
命則寡可以敵衆宜中嚴紀律使兵將惟命之從則虜可破又以兵制論
諸將各擁重兵將有尾大之患於是勅軍號曰神武而三軍始知其爲天
子之兵矣又謂紹聖初節鎮守臣並賜對外除者必先入覲而後之官願
令今後除罷皆引對上嘉納遂除給事中上疏論今日有五失宰執務始
息將帥邀功賞臺諫言細務監司守臣多化法內侍權漸盛宜有以禁止
之詔臺諫侍從條具保民弭盜遏虜生財四事戩奏謂省倖賦尚本業可
以保民聽相糾撻以追捕爲守令殿最可以弭盜占上流據形勝可以遏
虜躬節儉量出入以內藏歸大庠可以生財上皆納用之又論諸將詣政
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朝綱恐緩急不爲用於是樞臣上章待罪諸將皇

恐不自安戰兢以寶文閣侍制出知處州天子知其忠慰遣之改四明時海道兵屯驕悍前守畏懦宴犒無度公申嚴軍政民始安之復移泉州丐祠歸卒贈通奉大夫名臣言行錄載字冲休建之松溪人崇寧初貢入太學中乙科授陳州司理除肇州教授改處州未上除國博士丁內外艱吉權諸王府記室高宗即位除虞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除戶部員外郎尋拜常少徽制侍講給事中寶文侍制知處州改四明丐閑移守泉州未幾提舉冲佑觀紹興三年卒年五十三童貫宣撫五路氣餒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迂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於貫公移病不出或勉公以一見遠禍公曰內侍怙寵市權吾所切齒忍復見其面耶朝廷間而嘉之張守昆陵某徽猷閣侍制贈左正議大夫陳公墓誌銘公諱戢字冲休建州松溪人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傳正之孫贈奉議郎希正之子也母葉氏歸寧外祖朝議公夜夢朱衣吏導金章紫綬者入謁旦而生公少英邁不群崇寧初貢于太學中乙科授陳州司理治微平允郡太守賢之事多告次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見其寃而尉挾烟黨之貴私請於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有旨跨大河繫橋以便北使公私病之守以訪公公曰兩朝通聘問百年未嘗以無橋為病是必小人

貪功幸賞然州縣論之必以爲避事也第飭有司寬期會以須必有指其失者已而兩河之民訴于朝役遂寢其料事明審如此除華州教授時童貫宣撫五路氣焰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迂意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於貫公移病不出或勉公一往見以遠禍公曰內侍怙寵市權吾所切齒也忍復見其面邪朝廷聞而嘉之移廣州教授未上除國子博士改宣教郎連丁內外艱終喪運朝權諸王府記室事上潛邸上踐尊極進官四等除虞部員外郎尋除監察御史車駕幸浙江前將軍范瓊扞金賊無功劉瓊郡邑擁兵上流襲徊觀變朝廷以爲憂公上疏請諸瓊趣使入覲從之單車至豫章徑造其壘瓊整兵列戟而後見屠割人以懼公公神觀自若徐曰盛衰治亂何代無之漢唐亦皆中興况聖主勇智度越前代而又宵旰國治注意將相將軍易戮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垂名於竹帛召命之至常效郭汾陽朝聞命夕引道也瓊猶猶豫不決公復曰將軍不見苗傅劉正彥乎稱兵叛逆不旋踵而敗願將軍熟計之瓊翻然改容具朝服北嚮謝恩亟趨行闕公入對上勞問喜甚曰潛邸舊僚行權用矣遣官除戶部員外郎未幾拜太常少卿金人犯浙江危蹙之永嘉上疏論事無所回隱其畧以爲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適以致敗今

之握兵柄秉旄越非闕葦即跋扈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特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虜可破也又謂守令非人或賄賂敗官或庸懦失職或貪功生事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唐太宗於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授後不復冊猶受命日對便殿本朝守土之臣得召見者七十有三州紹聖初節鎮守臣並賜對外除者必先入覲而後之官領令節鎮守臣除罷皆引對上嘉納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每入侍必從容進說嘗謂艱危之時宜循名責實以興治功論東晉之失以譏切時病所上疏無慮數千百言賜告展省還朝除給事中益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失當多所論駁士論浩然歸重時諸將握重兵有尾大之勢公論古今兵制以謂御營兵分諫諸將在某將則曰某將兵不復知有天子朝廷宜稍損益其制於是創號神武五軍始為天子之兵矣又論齊威晉文漢高光武皆身當天石以集大勲願陛下躬耀神武收功馬上則將士賁勇而醜虜知懼後上疏論五失其一謂執政尚寬厚示大體務姑息其二謂寵任將臣輕授之柄遂使冒功邀賞怙寵市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其三謂臺諫願望朝廷交結權倖毛舉細務以塞責其四謂郡守監司身自犯法豈能律姦其五謂內

侍之權漸盛附結將帥潰亂紀綱恐臨安之變生於不測上歎獎其言有
詔臺諫侍從陳保民弭盜遏虜生財四事公上疏其畧謂省徭薄賦敦本
厚生爲保民之道用充武策聽盜自相糾搃以追捕多少爲守令殿最爲
弭盜之術占上流據形勢爲遏虜之策躬儉節用量入爲出斥內庫之藏
以歸太府爲生財之計上納用之散奉隆祐太后有司費出無節公上疏
謂陛下念太后保佑之勞社稷之勲務極追崇而有司觀望輒因權宜最
奉而援異時園陵之制典禮失當中外竊疑他日歸附泰陵將復用何禮
耶內有都大監領以闡寺爲之而提點按行之屬復異其名外有總護使
司以大臣爲之而頓遜脩奉之類各設其所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
犒數亦不貲至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廂禁之卒不足用
而欲調諸郡之夫並緣爲姦騷動州縣又况梓宮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鉛
錫而有司夸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崇奉之本意乎
由是蔽宮一切錫省論辛道宗不當除副都承旨編修官王鈺不當改官
又論諸將造政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朝綱恐緩急不爲用於是樞臣上
章待罪諸將亦岌岌不自安人頗爲公危之公曰論事職也獲譴宜矣天
子知公之忠公亦力請宮祠而弗之許也遂除寶文閣待制知處州慰達

加渥至則守法奉公政尚簡易吏民畏愛之時苦亢旱下車而需足人以
為隨車兩云移守四明民遮道惜留幾不得去四明新殘屯兵防海道異
時郡守畏懦姑息犒賜無度歲入不能繼而兵益驕公私憂危公至裁定
多寡之數久近之節將士有過失一切以法從事於是軍政立而民始安
身雖在外而政事得失審疏論之大臣頗不悅而心恬不恤也久之以建
州數被盜姻族散徙力丐就閑上乃移公守泉州以便其私既至鋤姦發
伏豪右惕息衆自軍興歲入不足以供經費賦十而加五六貧吏求時虐
取而民不堪命公止收十一為雀鼠之耗經理關市而收其贏總覈盈虛
而節其費亦不至乏事會范忠竊於松溪妻令人傳卒聞計痛悼復舉章
求外詞遂提舉建州武夷山冲佑觀觸熱還鄉感疾致仕卒于建州之水
南僧舍乃紹興三年六月十日也享年五十三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疾革
自草遺表以聞上嗟悼贈左通奉大夫娶吳氏封令人二子鼎右承務郎
次鼎舉進士三女長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任寶臣餘尚幼公資純
孝承顏不遠曲盡子職間遠去庭闈未嘗廢甘脆之奉居喪不踐戶庭赴
急難踴躍乏惟恐後傳入分姻舊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人有餉子輒却
不受閨門雍睦內外無間言季兄蚤世撫其孤猶己子孀妹百指攜挈於

官下復推資產予之習次曠達接人恂恂不與物忤至立朝則慷慨盡言
毅然不可奪也然壽僅踰半百未究才具而齋志以歿可哀也已諸孤以
五年正月丙午葬於建安縣崇聖院之山下吳氏附焉邦人李公彥欽公
將里行實請銘余頃長御史公實爲僚余備位二府而公又進用於時知
之爲詳敢辭銘曰 治極而溢政柄失授伊優在堂孤雄束味皇綱失紐
萬目隨弛天驕橫驚禍越古始虐明中興蒐攬遺直寢饋龜鑑甘腴藥石
矯矯陳公連事潛藩翬翔禁途克昌其言周避權嬖忠而能力連章累牘
展盡丹赤連牧三州風績有聞胡不永年究其經論佳城同穴公安于歸
惟公不亡斯銘不欺趙善臻自警編熙寧中有薦華山陳戩者博學知治
亂大體三十年不出戶庭鄰人有不識者云是希夷宗人旣對便坐上先
覽其所進時識甚喜之至是命坐賜茶戩乃趨起皇恐謝不敢者再三云
上有鵝尾乞陛下暫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臣亦
未嘗言及一日忽有
旨賜束帛令還山

陳景祥

南昌府圖經志宋陳景祥大觀三年登進士第仕至
朝散大夫九江太守高祖稱其爲天下清廉第二人

陳脩

元一統志陳脩九隴人大觀間進士後以恩科調印之休政薄郡俾典倉事盡散去額外之羨未幾新薄至責羨急如星火脩

即日投劾去自

號市隱居士

陳錫

清漳志陳錫字康侯三預鄉薦由舍選入太學大觀己丑擢魁南宮以誤犯翼祖廟諱而寢尋以大學上舍特賜出身充后學

教授再授勅令所刑定官弓外得蕭倅知梅州官至朝奉郎遇恩奏弟鐸歷海陽丞再奏子允升任增城尉以致仕恩補孫文俊父諤兩中鄉薦預

元符庚辰特奏

名贈奉議郎

陳宗偉

宋許景衡橫塘集陳府君墓誌銘平陽陳經德狀其祖府君之行告其游許某曰惟陳氏世溫人吾大父生而挺

持尚氣節不事細謹遇人洞然無疑礙雖犯之弗校也父之嘗曰陳丈人長者不可欺也家多賢度歲費外盡以奉賓客善飲酒有過門者則爲之懼忻引滿窮日夜弗厭邑之俗喜佛豪民多弟姪則俾于淳屠以并其所有大父深疾之每以爲宗戚戚故于今凡陳氏子弟皆儒學無一人異趨

者吾大父之教也。又曰：凡爲人子，若孫孰不欲顯其親於無窮？今吾不幸，大父早世，苟失所記而不傳焉，又其罪也。子其與我銘乎？余曰：噫嘻！余雖不與而祖接觀而等力學問，能自拔於流俗中，宜有自矣。銘余其敢辭乎？君諱宗偉，字公美，年七十有二，崇寧二年歲次癸未十月二十八日死於家。娶沛國朱氏女。先府君十六年死，生男三人，曰士珪、士衡、士明。女三人，長適林漢，次適穆誠，早死。季適林宗顯，男孫九人。經德、經邦、經邪、經正、經世、經言、經綸、經猷、經辨。以明年甲申十一月十四日葬于所居宰清柳集溪村之原。曾祖墓西四十步。曾祖諱添祖諱度，父諱文濟，博學而文。萬州里所推重云。銘曰：爲善之報，其在後也。脩身慎言，恐辱先也。雖先有聞，雖後有傳，嗚呼！若君之子孫，不其多賢者耶？

陳淳老

宋李跨楚集陳隱士碣銘。君諱某，字淳老，唐廣明中某以羽衛屬危，僖宗西狩，卒於蜀。子孫家閬中，至公十一世矣。

淳化中，賊王鈞寇成都，掠李順寇武陽，兩川震擾。石光父者，以勇力捍關賊平，捕遂州別駕，過廣安之雲賓，愛山水，穎異，遂築室以居。生子子德，鑒成，若成若生，家蒙生，公著，公著生，公皆隱雲賓，雲賓大聚落，公數世以恩意賙卹其人。土人德之，指穎川家謂人，報曰：此吾土儉歲之泰，援也。祁寒

之衣裘也。公園機遇事警敏，於書雖涉獵而無所不讀。昔程士以詞賦君造語清拔，易取名，不難擢貴仕屬父卒，祖母王，母徐齒迫暮，不堪養生。公遊學巴蜀間，投筆而歸，問田舍事，自言孔方兄不至，藏我當神我。阡陌君宜知我，不愚我五經笥，豈忘我自存料理深藏，權時盈虛，其術在計然。鵠夷之間，產加十倍，以故遊士歸之，行者必以臚能，既飽其意，士夫楊之。義聲落西南，籍甚天寶紀孝，事二堂滋益恭，旦旦問安，侍泔類進，善飲趨前爲壽，無一日惰。王與徐平極高，王前死，死時公已老，追慕毀廢，追事徐奔走左右，紫翼水顏色翹翹如壯時，過者相語云：「是有老萊子。」徐喪既終，制備衣襲墨，或告以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君子制行亦不以已，以茲尚人可乎？公應曰：「吾知喪吾親，終身之慕，計天地萬物不吾易也。」他日卜塚藏，地理家互訛謫，莫知適從，君禱於雲賓山之神，夕夢神指示其所，曰：「吉無逾此。」遂葬又營石宮，其旁謂其子曰：「異時於此附我，庶幾依吾母，若早得從遊地下，爲樂不苦也。」政和元年七月一日，以疾卒，年六十。臨終戒其子越曰：「汝學以顯親，從汝志也。不則謹守先業，吾家三世一子，儉故能足，第崇德以當勢，無罪以當貴，堅強以當名，清淨忠正自娛，樂則隱，非隱不顯，猶顯也。」留二詩以訓，卒章有親賢遠小人之戒。公再取皆劉氏前者。

生子越字居中一女子適王思孫男三公卒之三年十二月日葬昔自營之墓某伏莽武信清州人或時往來更稱居中賢思一面之吏通謁有居中名在因倒屣逆之坐久語益溫潤人非虛稱之也爲之賦承德堂詩居中符以書來丐公銘予辭之曰顧不識乃翁今覈實居中則翁可知矣銘曰琳宮有書可訂不誣言世忠孝籍之清都若昔隱君事王與徐至行勳天化豈物俱其飛行自在周九洞而流穴虛豈遂棲雲賓者乎

陳桷

宋史列傳陳桷字季任溫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廩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

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閩城震駭桷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遂擒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問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桷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過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三年召爲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桷抗言今當專講治道之本脩政事以懷敵國不當以細故覲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判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修軍政